



南郭先生文集

服部文庫  
417  
2019  
5



117  
2019  
5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八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江都 望三英君彥輯

南部 滕元啓維迪校

記

脩真齋記

河內佐元錫語余曰敝邑寡大夫松埜王倪築特室  
於其宅之後圃命之曰脩真乃因不佞請子為之記  
蓋其齋方不盈丈華廬松楹蕞如也側則佛龕書庫

其具是已。它無長物。前鑿蓮池。有華樹。蔚鬱乎繞焉。頗好書。愛僧。每有暇。寢臥。其間。以為靖思之處。齋中典籍。繙閱。旁午。乃二三。緇流所善者。至則左携右挈。相得驩甚。遊觀不外求。必於此中。即所觀南海維紀州西北。通于泉海濱。維錯。又有天河長野之水。長野者。獨繞邑而迤。北流至大阪城。其山則葛城金峯。亦五畿之間。一名嶽也。乃隱天而出。其南東。東極目而北。即生駒當摩諸峯。莫不盡獻奇我方內。此其際也。王倪為寡君治邑數年。益不下堂。而使士民就閑燕。

忠信結於上下。百姓賴焉。數病。謝不許。猶日醫藥。自扶以視事。寡君亦特寵。不埋。益令省其思慮。以故得多優遊。齋中以自娛。不佞。蓋特言其小小者耳。願子為我記之。余曰。夫記者。吾豈敢。且夫越人之射隴西之游。人於其所不知而失焉。乃昧者。層受不能察。無形於千里也。不佞惡能任其事也。唯是以余觀于松。楚君賢哉。可坐而想。其猶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樂也。今夫得其君。行其政。醇醇乎無為。亦惟事上以之。接下以之。育成養覆。日以引恬。猶且謂與其有也。寧

無與其進也寧退夫然後不居其華強為之容即事  
事其所以無事反衍以寓諸庸也無益損乎其真燕  
處超然有餘裕此其於從政也何不可哉乃邦之榮  
懷亦尚其君之慶大夫其可射思老子曰修之身其  
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深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  
其德乃豐蓋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松栳君其得其  
所哉得其所哉雖然是亦妄言耳君妄聽之可也夫  
記者吾豈敢元錫曰若是則可以為記請勿辭趣之  
遂乃略陳其事塞責云元錫從其君數至東都與余

善松栳君名勝就王倪其字

栳仙亭記

栳仙之所臨廓乎赫戲哉從列仙戲窮溟飄飄絕往  
者此地乎東南極海神岳所濫也垣周者房總乎連  
山隴屬函一天池豁如也遠而望之波浪渺哉滔滔  
與與若光若滅陰晦陽明風開雨闔倏忽乎以變風  
飄飄哉鳧浮鶴翔其岼涯則連檣森如百尺解綃亦  
萬國所會也左緣廣斥邪連洲渚數百里而來樹如  
薺漸邇漸大以至乎此也瀕海宮巍巍乎麗哉崇墉

烟哉離館別寢映湏洩乎煥如諸邸夾而南南至品  
川百屢撲地綺紛其間五民攸居四會五達車挂轆  
人駕肩殷殷軫軫不可盡狀亭之所基嶢嶢乎聳哉  
仍增崖而俯瞰通溝鈎曲若一匹練為帶其下閭閻  
維錯圍會萬重其西北有竹林是為地仙居亦此亭  
之所縈紆而若壺中然此其大較云東都城南出郭  
西折數里曰麻布第舍邑屋雞犬相聞蓋又盡數里  
則近郊也里有古寺院名善福以大刹雄其地里中  
多屬焉亭即其山上也亭之所名蓋故老相傳首在

真人自此上升然年代踪跡不可知也姑闕焉耳人  
以其在都會也近而易之余與同志一上之爽然有  
望仙之懷而悲其不反遂繫其所觀作記  
猷廟嘗遊觀于此地乃一臨焉傳以為榮猶尚以勝  
境也

懷仙閣記

雲夢越公之居自堂舍門廡室屋庫與厨外無容數  
畝蓋賜第也公乃梯一樓而上掃除以為披圖書若  
會群知友之所縱橫大有半者三書籍數卷筆研而

已既而同人來飲飲則杯盤旁午人惟所適有臥者  
有起者有盤礴者有舞且歌者有嘯者笑者視而莫  
然相忘乃謀所以名之於是公乃歛容而言曰以是  
貌諸室非敢為名願藉諸君之一言或曰僊人樓居  
請以懷仙公曰吁叢爾之陋豈有列真之能至哉適  
有小鳥翱翔於簷角之下尋常之間恢乎唯樂或起  
而揖之曰瑤池之使乎將毋敢請受命鳥固口不能  
言乃使服子對曰唯唯否否夫僊也寥廓忽恍不可  
知已必且哈霞殫氣而已乎必且鍊形色而膚若冰

雪而已乎乘龍跨鶴飄乎冲天而已乎必且東窮方  
壺西窺崑崙帝之圃而已乎有所必斯有待有待斯  
有為小固可以大近固可以遠必也必於無所必適  
於無所適嗒乎其相忘乎綿乎其相容乎紛緼乎無  
所終極子惡乎知非夫逍遙之墟乎座客顧而笑乃  
相和而歌曰嗟來僊乎孰能相與於米真之遊同明  
相照同類相求不畸於人不畸於天謂之達僊樓也  
謂之閣者蓋小而大之也作閣記

快哉亭記

蓋此記也。肥後人墨君徽命之矣。亭曰快哉亭。所在曰惟適園。其君所賜。以為君徽父中瀨翁游息之居。而君徽兄為營焉。以名焉。按圖狀六勝之觀。環焉嚮亭。西距二十里。乃隔祇山之坳。棟宇出於望中之頂者半。蓋藏王祠也。陪乎國都。作鎮於近。以其肖和州芳野。因呼作金峯。其崖峭千尋。牆立而碧若滌。曰堆青嶂一也。繇園西長谷之界而北。復折而東。交護國之阜。環岡植白櫻樹數百株。至春華連乎如雲。曰聯華岡二也。特起乎東方者。阿蘇乎。蓋山距城百數

里。翼然高居。亦九州之間。一洞天也。頂上神池。紫煙日夜上。蒸天。其間靈怪不可殫狀。沍寒甚矣。雪積則歷時不消。曰積雪嶺三也。肥之前有溫山。人稱海西芙蓉。蓋封外也。西百餘里而望之。其奇猶尚如摘。尤奇於日之夕。明滅來射。曰棒霞峯四也。園東十餘武有溪。沿前坡而下。其水浚浚。北來乃石受焉。而鳴鏘。鏘曰漱玉溪五也。漱玉以內。又有一小溪。邊於園之東南而曲。至漱玉乃夾坡。雙流小橋通。門月出東方。光先至焉。漸乃盈園。曰度月橋六也。惟適園距郊數

南齊集卷之六  
里在久末村之後又有春日田崎二村而來焉背西  
面卯左城右野野而隣于園者為稻荷古神祠巨木  
森然稱靈區焉園凡五十畝廬舍居五之一其餘則  
卉木篠蕩花實蔬瓜之毛不盡記云元喬曰今之士  
大夫世祿於諸侯之國無異於三代之盛至于海內  
晏如四郊無虞猶且干城腹心家相屬焉國相屬焉  
以環拱天下自養老育幼外宮室衣裳翕然和樂其  
惟所適而綏其福於數世者豈唯倍蓰蓋當今天下  
之殷莫所不贍則以及國國以及家家以及父母兄

弟萬子孫亦惟干城腹心相屬以享其福即中瀨翁  
事其國其世祿之嗣乎園池之樂其唯其君之供億  
是饒退食以休優游卒歲方夫披襟之時所謂六勝  
之適若其身有之決乎大國其尚雄風之餘也豈不  
快哉乎豈不快哉乎曰快哉者先是物先生為君微  
題以與之遂扁名亭余乃據圖狀具列云

論

在中將論牛門分題

余嘗讀在中將所著想見其人與行事而其人與行



事也則余不欲論之國史稱體貌閑麗放縱不拘舍  
是它亡所考也則所著其人與行事亦唯若是而已  
夫在中將者詆違哉其文也不假追琢而巧為微辭  
乃託古昔鄙事自述諧語日出割名嫵婉蓋亦穢德  
玩世之徒豈可引繩墨而論哉或曰此未必盡出在  
氏蓋寬平宮人伊勢所補不然何以記中將已後事  
又且往往發其私斷其語乃題曰伊勢耶或曰在中  
將屬藁伊勢受之參是於理或然莫知其然否如  
所編萬葉諸書古風固已所傳因以離辭焉勿論其

自作與否即極變化著作一家何其英瑋也至如其  
好色牀第不修世固病焉然觀其世唯宣淫是競一  
時貴遊子弟乘危垣望復關者握手無罰目眙不禁  
則習尚之使然也乃病其風俗乎可也奚獨責在中  
將為媿首哉昔司馬相如自作傳叙其臨邛之奔且  
文辭靡麗不為行蔽古之人乎亦不足怪已後世刻  
剝之流好揚惡德令古人無所容足則莫取諸風雅  
也和歌者流家傳戶誦而不問其人可謂厚矣且夫  
貞觀之世政自舅氏公卿用事者莫不出一姓者其

它雖諸王宗室執與群下異況乃野王之戚阿保之緒何所望當世子於是其仕進也未嘗與國家之事洋英優游不循常貫惡知非穢德玩世陸沈於俗之徒耶夫小野王矢志自匿也紀氏雖微亦傲世不改其樂也乃在中將之周旋其際締交款曲終始如一豈不偉哉假令在中將無不軌於正義蓋亦足多哉綽綽然佳公子也雖然余也獨愛其文故曰其人與行事也則余不欲論之

二源論

源大將軍賴朝與其弟廷尉義經俱起自山東伐木曾氏討平氏中間三四歲終能成霸業而天下密如也而廷尉之功居太半云幕府官亞三公位至特進坐鎮大將軍而身總方伯之權未嘗出帷牆令行天下其威極矣獨廷尉則勤勞于外數歲脛毛未生而身孑矣何哉夫幕府所謂長頸烏喙眈眈者也深忍而少恩錮親族鋤雄俊則毋論已即以鷹犬視廷尉縱操之御固在其手夫廷尉之敗也不幸然烏兔既盡矣而能恃其功乎猶且鉤其爪鋸其牙當乎天下

密如之後則亦廷尉不自省之過也蓋幕府之度亦大哉天授也何以知其然也初平氏之衰也諸源並興郡國士庶莫不欲塞赤幟樹白旄而方此時才度人望推以為盟主則僅伯叔二公而已伯叔初無尺寸乃勃然一麾八州之士不期而會駢駢如乃日夜畏糧負弩重繭而赴之猶恐後也既而網羅天下群雄因使叔氏將焉往擊平氏左右股肱舉而委之旋旆黃賴坐觀其成被矢蹀血之勞非多而恢復之功歸已天下已集其威益震掌握兵權政是之自出四

海之大靡不翕然驚服其人力之能為耶廷尉已率百萬之衆智足以出奇勇足以摧堅仁足以得死心令行謀成攻取戰勝輒莫不如意卒滅大敵禽獲將吏以下數十人奉璽載捷振旅而還何其龍蛇也是時廷尉亦驕以為幕府處矣斯其功伯氏也大矣即兩天下有其一自慊哉然及閉關於鎌府逐跡於京城窘於西州餓於芳野乃去而北北圍乎三關幾死乎兩越間稍為寄公于東奧幸有秀衡秀衡死而諸子瓦解於是龍蛇之威亦單矣螻蟻相聚制焉止如

之何悲夫夫廷尉者非有大逆固道所經郡國非有疾怨然一旦失路陷阱塞天下岌岌乎累足且不救何也夫幕府伯也廷尉叔也不兩雄理也夫伯而雄邪叔而雄邪伯而果雄則叔欲不雌乎不可得也天下已為伯氏民且左袒其雄則雌叔而不容豈非勢耶從奔者十數人率關張之徒取勇猛則有之莫能為也於是乎攘臂桎梏之間亦晚矣且也景時之譖鎌府將吏相與為之側目切齒而稍稍欲白其冤然竟不敢白也則彼輩豈一仰其眈眈者輒喘喘色動

自救之不暇耶夫幕府豈不天授乎夫幕府魚肉廷尉也必旦夕之則固易易取而且逐且緩者蓋微哉其意謂試之諸國諸國必不受必不受彼乎則是從吾也夫然後足以觀遠方服邪不邪則諸國在其術中而不自知者也奧之州瀕東海僻遠尤大自古稱難服也則幕府雖外托死廷尉之罪內已吞而盡之也廷尉入奧果落其術是以秀衡之骨未寒乃因其州人亂舉而滅之如轉掌上物秀衡耄矣亦在其術中而不自知者也景時以三寸陷廷尉報其睚眦獨

以為遂矣。然彼豎子耳，又何知。雖適因之得，固在其術中者也。由此觀之，幕府實眈眈者也。而亦天授也大度也。雄也。廷尉為雌，可知已。是雌雄之辨也。雖然，叔氏不興，雄且晚。叔氏不斃，雄不得其為雄。而叔氏以其功而斃矣。則叔氏興者，不乃為伯氏；援者乎？叔氏斃者，不乃為伯氏；幸者乎？伯氏雄者，不乃為叔氏；不幸者乎？噫！夫廷尉之敗，則不幸也，亦不自省之過也。雖然，廷尉古良將哉。去迄于今，憫然惜其功云。幕府之季年，諸將相為亂，且至其嗣，兄弟相戮，三世而

絕。豈其餘殃乎？詩曰：宜兄宜弟，吁亦難矣。

雜文

擬江因州答源廷尉書

因州刺史江廣元頓首再拜。廷尉源公執事。伏聞執事以不協於大將軍為憂，乃忝命僕以解執事憂。書備至矣。匹夫感激，猶能阨困相赴。僕雖怯懦，敢不竭力。然凡事固有因也。其不可奈何，則非僕之所敢任也。僕陳人耳，假令抗顏為一言，豎儒之語焉，所益哉。乃以僕為足解執事憂乎？雖然，僕又竊有為寒心。則

抑心所為危亦以告也故敢犯諱忌陳其略爾日執  
事之西也一戰戮朝日將軍遂進討平氏陷一谷襲  
八島卒大勝于長門殲餘孽於海外出不數歲而大  
功成矣當此時上則天子提三尺而西顧怒中則大  
將軍日夜坐廟堂而計畫下為齊民驅群凶也則執  
事之勤勞固宜然抑何攻取之速也夫執事用兵  
艱險不避風波不懼擣虛擊不備又與士卒分甘同  
苦三軍莫不泣涕赴矢石如歸以故所率十不一失  
大敵既掃地外之爛勤王之勲內之報宿世之仇非

執事英武孰能如斯者可謂天下萬世大功也始僕  
竊謂士能一日若斯曷憂其後雖然執事賢公子也  
必能盡歸功大將軍必能翼翼自抑毋驕恃力必能  
以保安全也欲以是為執事賀不覺起而躍者數日  
矣不圖執事自旋旆之後驕色益甚遂致跋扈至此  
也僕未嘗不悵然自失夫赫赫者易滅隆隆者易危  
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昔者武安淮陰功非  
不大名非不高而適足以為害身矣是可以為執事  
寒心也夫王剪數為乞貸則秦王弗疑蕭相國為民

賤賞

請苑則漢祖高枕此二子而功少於彼耶自辱自汙以居焉何也知必至也噫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真智哉且聞執事有寵於聖上乃陰以為關以西吾分耳又聞在關中也漁色入府左右所嬖公卿子女至間閭善歌者數十人或取平氏虜姬最愛之非邪今諸植耳者謂糶糠及米不為難也執事其謂是何夫功大志驕王蕭之所不為也即無遺行猶且危矣今執事如斯而能為可也何有於武安淮陰之事也始僕以執事為智也今也然後知執事非天下真智

者也來書曰睚眦執事者云云是固也然執事憂則彼之云哉其之言曰大叔身負不世之功挾天子據關中且曰天亡二日天下事未可知也夫叔等略若神麾下諸將亦皆所私服又左右多豪傑是養虎於柙外也一旦不虞恐將不利於大將軍大將軍幸賴威靈亡患其奈子孫何睚眦者從而為之辭則是已然今驗之執事所為執事其能以為盡誣乎且大將軍至親也寬仁也豈唯烏合小臣是厚而遽以薄待至親也由此觀之有睚眦亦危亡亦危危哉危哉是

段

僕之所以甚寒心也若夫傲然不改且令睚眦之言  
 有效則危哉又大甚夫大將軍心極為難知然有意  
 乎所以待執事者蓋欲少抑而處之安地也已亦不  
 欲若京城殷之蔓難治也古人有言曰禍之生也人  
 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夫明可為乎可為之始  
 則福從惑不可為乎不可為之後則禍從病者飽食  
 腹悶而責之醫亦惑也語曰語之至者不能載書今  
 執事病已倦矣則內省自診而事乃可知已

擬平維盛絕命辭

運餘皇之容裔兮汎洩洩以擊汰望陽侯之滔天兮  
 遭繫擢而留滯諒長夜之不旦兮夫惟余心之昧昧  
 曼增傷而潛寤兮喟反側以掩涕既罹時命之顛覆  
 兮固知余生之末造遭木蘭之改裁兮不固根之作  
 倒莖重介之無益兮何察機之不早豈憚余身之被  
 虜兮悲墜緒乎中道汨余決心其將去兮搖輕楫以  
 遂往指上流以溯洄兮潮澎湃而混濊仰明月之麗  
 天兮竊自誓乎朗朗何浮雲之無度兮悵遲遲而慨  
 慷朝吾赴於南浦兮躋高岡而少留忽望中原之遙



迺兮哀上國之多仇虎狼入邑而傳翼兮又有言言  
 之葵犬惜瑤臺之丘墟兮孰云疇昔而偃蹇思美故  
 都而不得兮終丘首之多違紛吾系夫帝桓兮歷十  
 餘世而揚輝夫惟炎德之勃興兮固懼天極之所歸  
 考乾乾以惕若兮獨緝熙而慎徽嗟祈命之不修兮  
 亦審帝之不吾濟昔錫余以佩刀兮豈惟兵鈞之為  
 帶錫陸離以玉鳴兮飾翠綠與火齊余既受此遺德  
 兮恐日月之焮逝知繼及之可奉兮謇吾抑志而抗  
 節曾執轡之非其人兮雖有騏驥其焉縶余將輕舉

以高翔兮庶靈宮之依佈裁雲裳而儼裝兮麾朱鳥  
 以南嬉夫何下土之杳冥兮上鎖天閭之疑疑夕余  
 憇於熊谷兮遭壹息而志憊夢帝告余曰馥烈之萎  
 絕兮女周流而焉邁忽髣髴而寤思兮邈迷惑以孤  
 疑登南州之大墳兮日曖曖將崦嵫悲群鳥之覆巢  
 兮贈繳紛以設機遵江海以望予兮壯湘纍之造思  
 觀長瀾之淼漫兮世又安知乎余心願令德不身與  
 兮墜淚霏以浸淫

戲題高雄山移文

宕嶽之邊雄立之巔洞靈集矣。鳥楊副焉。移檄山阜。聲罪風煙。夫以飛遊無悶。考繁自處。匿跡物象。絕景儔侶。恬淵泉而龍蟠。眇峭岬而鶴舉。蓋金玉之利不能為撼。王侯之貴莫之得與。是故牽犢頴川。負石盧水。南首崆峒。而高枕東遊。扶搖以拊。髀強著書於將。隱悲藏龜之永祀。上世而然也。下暨釋氏。道流莫不。或宇峻巖。藉遼野。玄通寥廓。懸解蕭灑。謝滌心於草堂。排雜想於蓮社。豈有濯纓反滌。振衣復緋。幽讚翻倒。玄教散渙。詭行頭陀。而徇華僭。號必菊。而好亂醜。

莫甚焉。近有文覺。嘗稱狼戾。搢紳闢茸。桑門蚊蚋。雖詫隱於西臯。乃飛魂於東裔。本無丘園之性。安待束帛之幣。然乃盲我谿壑。我巒假雲壑。而騁誕。纂石室而偷安。我松柏之獨貞。彼蕭艾而何謾。其始則掛錫道樞。繙經妙門。支荷為褥。薜荔為垣。倚筐牀而有聞。顧蒿徑其止痕。將謂上伉神仙。旁拉清潔。千歲不為壽。萬物何足屑。餐沈澗於朝霞。漱瓊藥於夜雪。至其虎視乍迴。豺聲一振。指動世味。伎憐風塵。雞尸激霸。狗盜干宸。逞張儀之存舌。偉范睢之脫身。陋干木於

河上挾申徒於海濱於是傷我高岡之汚歎我幽谷  
 之空攬萋草之有覩攀叢桂兮如憐畏譏麋鹿含垢  
 罷熊受哈既夥解嘲益窮遂至並峯分竦下泉逆流  
 風慢悽兮涉日月帳皎兮背秋孤林不賞斷雲誰愁  
 是以谷響咽而徒哭山影顧而無情過納偽逸之蹠  
 惡聞假遁之名舊好永絕往盟靡成寧知將欲企踵  
 廢徑回首荒磴再躡霜雪重倚藟藤雖狂夫之為妄  
 何靈園之無懲若夫台山之神巨峯之伯從自魁顏  
 曷鼻蹙額張鉤牙奮鉄翮烏喙而金冠獸身而岸幘

及木魅楓鬼夔魍方良閃屍如見倏忽比常今各宜  
 協其勢同其怒拂影石水潛耀珠樹收白雲于重岫  
 吞青霞于前路要囂塵而不揚逐穢趾而無住則山  
 阿長清蘭蕙復馥雪耻百世過謗四域匪惟我境之  
 屯難庶亦諸嶽所匍匐

銘

為人銘藥囊

鞭之赭兮維草在野采之者聖乎黎民尚無疾病哉  
 于以藏之于筐于囊攜引鏡石誰不以湯液民之僕

蕪無不依也無不依也

守秀緯筆銘

彤管有煒其直如箭相在爾室簡牘維幹詢美且思  
又突而弁君子恭默此焉命辭誰代予言自天賚之

銘越君瑞書案

穰彼南畝農夫之力維此替古不懈斯得築我塲圃  
匪忝匪稷冀予日新富有萬億

墓碣

東野先生碣

初徂徠物先生以今業創起東都也人或猥以不誦  
未之能信其為名高來見者往往不達其意而師悖  
物先生乃謝曰即屨滿戶外何益也蓋數年而有滕  
東僻東僻下野人諱煥圖東僻字號東野先生少為  
學精敏有大志既冠乃歎曰丈夫生逢升平可復為  
介子博望乎詩書雖缺然庶幾哉幸而不朽雖筆研  
足矣遂游諸侯不遇而會物先生為社及來見則大  
誦古文文益進物先生亦叩兩端而厭其意稱若得  
一畝國時佳有周南縣生相與切劘而復古之學隆

隆日起矣。何今諸公及元喬聞物先生善養才，盡  
往歸之。至則東僻既已入室，雖諸公哉，每稱說不啻  
辟三舍。而東僻亦謙，盡以先之。由是文學之士彬彬  
日益。衆云東僻嘗謂余曰：吾事物先生，豈為耆艾年  
先而然哉？顧十百年復見斯文，東方者非今日而何。  
今世多稱物先生，收才諸公亦由此益興起者，蓋以  
東僻為稱首也。東僻善音律、工書，又通象胥家言，凡  
所學莫不兼究。屢窮困，而其待親戚多可稱。行其狀  
并所系諸公誌傳，具是矣。享保己亥年三十七卒，悲。

夫夫喬也不佞，昔生則各言爾志，今乃銘之，亦惟執  
友之義云爾。如其不朽，有遺文矣。是則東僻哉。銘曰：  
維時文籍貽之下民，胡而忽兮。庶幾列星哉神也。

故法橋林菴吉田先生墓碣

先生諱宗山，姓吉田氏，出于江之佐佐木。祖某，號祐  
益，娶德善院玄以之。女前田氏，生一男一女。男慶也，  
女遣，長谷川某。初祐益為江之貴族，遭亂稍衰。  
神祖時，前田氏侍太田夫人。夫人水戶威公所母也。  
祐益因仕于威公，業醫，賜采地若干。卒，前田氏為屋

聚疑娶

曰日圓太田夫人嘗有功于  
 猷廟前田氏與焉每出入城中眷遇無比云父某號  
 慶也後襲曰祐益仍其家號加食邑聚某氏生二女  
 長違有泉某次配先生先生實伊兵衛某之子長谷  
 川氏其先越前人為外戚所養遂冒吉田氏慶也卒  
 先生嗣時年十一歷仕威公義公肅公元祿中叙法  
 橋朝于京如例云先生質直奉公無私元配生三女  
 其二夫其一違長尾氏元配卒再娶兩宮氏無子子  
 外戚戶次氏名訥言字子敏今慎齋先生也林菴先

生以某年九月十六日生享保辛丑三月四日卒年  
 八十七葬于武州豐嶋郡谷中大雄寺銘曰  
 寧哉窀穸子孫其堅如石

義叟氏家君碣銘

享保癸卯八月五日義叟氏家君卒君諱有忠其先  
 出自藤氏蓋濃人常陸介卜全之裔也父宗真君諱  
 有次母芝田氏宗真君自寬永中既已仕姬路侯姬  
 路侯二世而移郡山又一世還姬路君自郡山時前  
 後從之禮待以優為國相食祿千石元祿中備之松

山國除姬路侯奉<sub>レ</sub>正其經界君從監焉先是松  
 山地入五萬石於是得入十萬石事聞於官特賜  
 君時服白金有加後每有丈量事吏皆取法于君云  
 姬路侯即世子侯嗣移封越之村上君既以重職竭  
 力奉之一藩得依寶永己丑子侯亦即世以幼無嗣  
 國當除君密上本多氏有大勲勞數十事悲泣以請  
 官議特令今古河侯奉其祀君事如故更封參之薊  
 谷又移野之古河正德乙未以事去古河凡君身歷  
 仕四世六十年居職二十三年其間從移封者四君

為人淳朴而廉嚴絕賄賂雖數移士民悅所在稱為  
 賢大夫後上東都北郊而居亦稱隱君子以終故孺  
 人長澤氏生二女一男名博芳即多宮長女遠遠藤  
 直正次矢長澤氏先君卒再取小出氏亦先正後取  
 今城氏生二女皆幼君以慶安己丑生至卒實七十  
 有五葬武州麻布邑曹溪寺平安服元喬銘其碑陰  
 曰  
 百里命六尺孤四世輔國可稱古大夫綽乎隱孰知  
 行藏沒而刻石終焉

雨宮氏墓碣

雨宮氏故林菴吉田君配也常州水戶人考其妣獲  
 本氏舉族仕水戶食采雨宮氏歸林菴君于東都稱  
 宜其室君卒嚴有母儀享保乙巳七月既望終于堂  
 年七十有九葬武州谷中大雄寺所子慎齋君建石  
 使余銘余善慎齋君銘曰  
 君子為兒母德可知

祭文

祭滕東辭文

維享保四年六月壬寅朔六日丁未友人服元喬謹  
 以清酌之奠敬告故處士東野先生之靈曰嗚呼哀  
 哉夫何一哲人兮離萎絕之多隱祝犁配于淵獻兮  
 惟甲寅君以殞伊予欵而號泣兮執疇昔之友誼詒  
 香蘭之結言兮何緯繡以忽棄悵皇天而嘿嘿兮心  
 惚恍以流淚誠覽君初而悲君心兮屯遭抑厭身亦  
 屈夫志縱心紘以佞儼兮風雲數灌遭此不造父  
 兮溘以朝逝兮母兮奄其夕死哀天只之釋女兮孤  
 坎壈以改恃佗人礪以易怒兮吾村心齊夫奴婢遇



帝乙之筮吉兮歸良袂之妹氏固顧室而懸磬兮并  
朝餐而當誓伯猶待儲夫厥家兮君顧頷以禦侮紛  
族人之整整兮何獨君而靡倚既字招其應蒞兮聊  
報志乎懸弧遵書圃而翱翔兮察章畫於前圖逢耆  
德於泮宮兮陳蓄思而見字曰來予語女邈矣誓古  
世莫之能知顧前脩其為理兮傷微言之磷緇聿末  
俗之溷濁兮競時容以並馳固衆口之贅肱兮何憊  
醜而離跂痠紛紛而節解兮聖謨備以愈離謂蕙蘭  
以為臭兮噤莠言而屬辭藐誥盤而咭筆兮退顧難

而相疑豈魚目之足貴兮燕石碌以充幃吾觀太上  
之道紀兮聊揚志乎所歸羌夫君之昭質兮忽遵路  
而改求竭颺颺而劉覽兮汨減鞅以上游拜重華於  
二典兮仰夏后於九州雅頌洋其盈耳兮洞太易而  
達幽服素王之玄訓兮感獲麟之所由吁鳳鳥之不  
至今賴六籍之有脩右游夏而左左兮挈伯陽與莊  
周從靈均以攬袂兮鳴瓊佩而周流衆衝菴以來御  
兮紛飢麗以尚羊羗結撰之至思兮綴纂組之琦璜  
解連環之詰屈兮碎琅玕而為張屑珠蕊而咀噍兮

南郭先生文集卷之八  
二四  
勻瑤漿以實觴口氤氳其玉振兮爛曄曄而吐光君  
獨窮年其將飽兮何司命之不常決通塞於靈氛兮  
訊幽人之貞吉蹇遑遑而中辭兮竭解珮而棲逸顧  
商丘之巖嵒兮拾玉芝乎旭日採蓬桑以為樞兮築  
環堵之一室衣薜荔而行歌兮沐蘭湯以馥馥芬濯  
髮而朝夕兮漸致脩名之茂實忽違棄而永逝兮鎔  
閭闔而深匿尋帝鄉不可窺兮沕昧昧其無極已矣  
侯不歸哉吾將侑羞而墜淚沛兮陰雲曖曖而心益  
盡神兮安在尚饗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八終

